



低矮的老屋旁崛起一座座崭新的居民楼,这让许久不回家的游子感到陌生。 淄博读者 刘伟洪 供图

# 我的“高密东北乡”

离春节还有四天,我踏上了返乡的火车。想着一出站,隔着那扇大铁门,就能看到父亲熟悉的脸,心中满是对家乡的期盼。

两个小时的旅程稍显漫长,一出站,我像往常一样朝大铁门走去,却见铁门外20米处,不知何时多了一排旋转栏杆。栏杆只许人出,不许人进,父亲只能在外面等我。

一瞬间,我感到这个我生活了25年的地方带给我的陌生感。

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

## 湖边的童年

我的故乡是高密。或许莫言的“高密东北乡”还有泥土地、有砖瓦房,但我家的那片“高密”,已在不知不觉中变得陌生。

回家的第一天,母亲告诉我:“咱们这边开了一家中百超市,可高级了,你有空去逛逛吧!”我问在哪里,母亲说在县城东南部。那片原先没什么东西,很荒凉,现在已经按照规划,向着另一个市中心的方向发展。

这家商场兼备购物、餐饮、娱乐等功能,在里面转了一圈,

好像在济南逛万达,只是消费水平低一些,品牌商家少一些。

商场附近因此成了一片“新区”。崭新的路面,新建的小区、来来回回的车辆……很难把这个地段和十年前的平房、土路联系起来。

十年前,我家原址被拆迁,全家搬到现在的商场附近居住。那时从市中心往东南走,越走越荒凉。坑坑洼洼的土路,骑车颠得屁股疼;一幢幢砖瓦房,露着红的青的旧砖墙;没有砖墙的地方,可能是一堵水泥墙,上面喷涂着醒目

的广告语——十足的城乡接合部模样。

再往南是人工湖。人工湖的岁数不小了,大伯常提起,小时候去那里凫水(游泳),总被祖父打骂。大伯说,那时的人工湖就是个大水坑,胆大的孩子放学以后就跑过去玩。十年前我念初中时,也曾约上同学过去玩,我们不会游泳,就骑着自行车绕着湖转。当时湖边已经有了护栏,还是坑洼不平的泥土路,一圈竖立着十二生肖的石像。我属马,喜欢在马石像下停下来,吹吹风。

## “你想要怎样的CBD”

如今,当初的“水坑”摇身一变,成了南湖公园。门口挂着仿木的牌子,里面绿树成荫,鹅卵石小路曲径通幽,倒是别有风致。公园正中央才是当年的人工湖,像济南的大明湖一样,四周堤岸围绕,正北面建起了一个二层凉亭,涂上了仿古红漆。有人傍晚来公园跑步,但自行车却是禁止入园的。因为公园面积大,县城人口有限,所以总是在寂静中透出几分冷清。

从南湖公园回家,途经我曾就读的初中。校门西边,原先是一个破旧的小区,在我的印象中,那十几幢楼摇摇欲坠,黑漆漆的门洞非常矮小。临街的一楼储藏室,开一个小窗户,挂一个牌子,卖点报纸、香烟和零食,从放学的初中生身上赚个三毛五毛的利润。

## “年轻人观念不一样了”

这座县级市,正在以让我惊讶的速度重建、发展,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却不愿回家。

“既然在济南工作了,就不要回来了,这里有什么呀?”在高密工作的朋友劝我。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,薪水在这个县城绝对属于上游水平,但她对现状并不满意。“现在我天天被家长逼着去相亲,其实没几个合适的。”她捧起茶杯,又

重重地放下,“如果结了婚反而让我的生活质量下降,我宁肯不要!”

“现在年轻人的观念不一样了。”父亲感叹。

我的同龄人,大都在青岛、潍坊等大些的城市发展,习惯了在这些更发达的城市生活,回到家乡颇有微词。“也没几家参加团购的店”,“打个出租太难了”,我经常听到他们这样抱怨。

的CBD?”

原来,这里已经被定位为“中心商务区”了。

是啊,故乡在发展。走得太快,让离家的游子感到陌生;走得太慢,又让留守的子女感到失望。

但我不能排斥这样的发展,因为我的父母在,我的祖父母在,生活越来越好是一种福气。

离家的时候,我对这座小城依依不舍。我不知道,下次回来时,它又会以怎样的姿态迎接我。



改造后的南湖公园,对高密市民来说,是不错的休憩去处。

现在,这地方已被拆掉,建起了工地的围墙,围墙上印着显眼的红色标语:“你想要怎样

## 污臭的养殖棚 正毁掉我的故乡

文/读者刘伟洪(淄博张店)

今年回老家过年,走亲访友串了八九个村。好几个村都建起了养殖棚,可谓“猪舍与农舍齐飞,污水共粪便一色”。现在是冬天,还只是视觉污染,要是到了炎炎夏日,那就是蚊蝇的“天堂”、呼吸的灾区。

当然,不是没有好的,比如我姐家所在的村,我姑家所在的村。这两个村比较干净,新房旧舍也很协调。这两个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:村中没有养殖棚!我姐家所在的村是一个工业村,村头建了一家食品厂,不仅消化了村中多余的劳动力,还帮助村里美化街道、处理垃圾;我姑家所在的村也有养殖户,规模种类还不少,但养殖棚都远远地建在村外,自成一个“部落”。

对我生我养的这块土地,我感到心疼和焦急。我想出一分力,可我人微言轻。在此,我提两个建议:

一、搬迁养殖户。给搞养殖的农户专门在村外辟出一块养殖区,污水不能在街道上放肆流淌。魄力也可以再大点,建立沼气池消化动物粪便,利己利民。

二、“扫好自家门前雪”,养成垃圾回收习惯。现在好多村都设置了垃圾收集点,各家各户只需拿起扫帚,一周把自家房前屋后清扫两次,多走几步路把垃圾送进垃圾箱就行。自家做到,由点及面,整个村子用不了多久就干净了。

丑陋的家乡,可爱的家乡!你的魔力就在于,无论我走到哪儿,也一刻不忘把你深深惦念,最幸福的事还是回到你身边……



## 新春走基层

B05 齐鲁晚报

2015年2月27日 星期五  
编辑:陈朋  
美编:宫照阳 组版:继红

我出生的这座县级市,正在以让我惊讶的速度重建、发展。

我不知道这种发展背后,是不是真的有如此旺盛的需求。我只知道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反而不愿回家。我们就像候鸟,停留过后,又匆匆四散。

栖息地不同,共同的话题也越来越少。很多时候,我只是捧着杯子,笑一笑。只有提起那年坐在操场栏杆上聊天,提到那年传统纸条被老师逮个正着,才能互相笑着说一句:“那个时候真好。”

——王晓莹

## 母鸡的几声“咯哒” 是夏日的独家记忆

文/读者徐庆忠(枣庄薛城)

我对故乡的记忆,一直停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那时的我还是少年。

那时的村庄,有个长方形的小池塘,一到冬天便结了厚厚的冰,孩子们就在那里尽情地滑冰。村东头有个碾,压碾的多是媳妇、闺女,正在压碾的和等着压碾的拉着里短家长,拉尽兴了才回家。

早上,我赖在被窝里不肯起床,母亲抓起柴禾在屋里点燃,倒提着我的棉裤一烘,嘴里喊着“快起”,我便一骨碌爬起来,穿上热烘烘的棉裤。再从锅里捞一块热地瓜,两只手倒腾着暖手,直到地瓜稍凉些才吃。

那时的乡亲们穿着粗布棉衣棉裤,颜色是一成不变的黑和青。裤腰最有特点,是白粗布,裤子总是提到腰以上。解手时,把布条做成的腰带往肩膀上一搭,再站起身时,半个身子就露在了外面。

冬日的上午,老头们手握着旱烟袋,慵懒得眯着眼睛,或蹲或坐在墙根儿晒太阳。夏日的中午,则有老太太坐在大门过道或门前树荫下,悠闲地纳着鞋底或鞋垫。热辣辣的阳光照射着寂静的村庄,只有知了紧一声慢一声地叫着。偶尔会听到谁家的母鸡下蛋了,“咯哒咯哒”地叫几声。这种炎炎夏日的寂静,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如今,村庄已面目全非,泥墙草屋早已变成了砖墙瓦房,小河沟和池塘也没了踪影。

去年,我老家最后一个大爷以九十高龄去世了。我回了家,陪着七十二岁的大哥送了老人最后一程。至此,家族的长辈们全部离世。想起小时候这些长辈的音容笑貌和善良厚道的品德,犹在眼前。

这次回村,我见到了一位故人,我少年时他青年,熟悉得很,谁知他见我我却故意躲开了。回来时我想了一路,毕竟很少见一面,他为何连个招呼也不打呢?是人情淡漠,还是时光催人淡漠?

我琢磨着我的乡情,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悄悄关上那扇门。